

沈阳的春天来得总是迟疑。三月的风还带着冰碴子的味道，刮过程思思的校服领口时，他缩了缩脖子。第十二中学的教学楼在晨光中投下长长的影子，像一柄利剑插在操场上。

程思思踩着早自习的铃声冲进教室，书包带子滑到肘关节处。他的座位在倒数第二排靠窗——老师们眼中的“边疆地带”。放下书包时，前排女生回头瞥了他一眼，又迅速转回去。程思思知道她在看什么：这个身高一米八却总佝偻着背的男生，校服袖口永远沾着墨水渍，头发像被轰炸过的鸟窝。

“程思思！”数学老师敲着黑板，“上节课留的导数题做完了吗？”

他慢吞吞地站起来，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桌面。教室后排传来几声轻笑。程思思不用看也知道是谁——高二十七班永远不缺看热闹的人。

“做完了。”他说，声音比想象中要稳，“但是答案可能不对。”

老师叹了口气：“坐下吧。下课后把作业交上来。”

程思思坐下时，窗外的阳光正好穿过玻璃，在他摊开的笔记本上投下一块光斑。那本子边缘卷曲，密密麻麻记满了乐谱和代码片段。在老师转身写板书时，他悄悄翻到最新一页，添了几行新代码——一个模拟太阳系运行的小程序。

午休铃响后，程思思抱着饭盒躲进了音乐教室。这是他的秘密基地，钢琴盖上的灰尘记录着他每天的来访。今天他带了吉他谱，是昨

晚熬夜改编的《流浪地球》主题曲。手指拨动并不存在的琴弦时，身后的门突然开了。

“有人啊。”一个女声说。

程思思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。转身时，他看见一个扎高马尾的女生站在门口，阳光从她背后照进来，给她整个人镀了层金边。她手里拿着物理竞赛的习题集，封面上贴着名字标签：念弦。

全校第一的念弦。理科全科顶尖的念弦。老师们口中的“清北苗子”念弦。

“你可以继续。”她说，声音像冬天的冰凌，清冽但不刺人，“我只是来找个安静地方做题。”

程思思张了张嘴，却发现声带像被冻住了。他机械地点点头，看着念弦走到教室另一头的角落，摊开习题集。阳光照在她的笔尖上，折射出一道小小的彩虹。

接下来的半小时里，音乐教室只有笔尖摩擦纸面的沙沙声，和程思思偶尔拨动的空气吉他。他偷偷观察着念弦——她做题时会无意识地咬下唇，遇到难题时右眉会微微挑起，解出答案后嘴角会有个几乎不可见的上扬。

正当程思思犹豫要不要悄悄离开时，念弦突然抬头：“你在改编《开启新征程》？”

程思思的手指僵在半空。他没想到她会知道这首小众的科幻电影配乐。

“第三小节转调有问题。”念弦合上习题集，“原曲是降E大调转到G小调，你直接跳了导音。”

程思思感到一阵眩晕。他的改编确实在这里卡了很久。

“你懂音乐？”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——这问题蠢得像在问鱼会不会游泳。

念弦把一缕碎发别到耳后：“我妈妈是音乐学院教授。”她顿了顿，“你的节奏感很好，但乐理需要加强。”

就在这时，音乐教室的钢琴突然发出一声闷响。两人同时转头——没有人碰它，但中央C键明显下陷了几毫米。程思思后背窜上一股凉气。

念弦却出奇地冷静。她走到钢琴前，手指悬在琴键上方几厘米处。

“最近很奇怪。”她说，声音轻得像在自言自语，“图书馆的书会自己翻页，实验室的仪器没人操作也会出数据。”她的指尖掠过琴键但没有按下去，“昨天物理实验室的示波器，记录到了无法解释的波动。”

程思思发现自己的呼吸变快了。他上周在机房也遇到过怪事——他编写的太阳系模拟程序突然自行修改了参数，导致行星轨道全部偏离。

“你也注意到了？”他脱口而出，随即意识到说漏了嘴。

念弦的眼睛亮了起来：“你看到了什么？”

阳光偏移了角度，钢琴上的灰尘显现出奇怪的纹路，像某种未知的符号。程思思从书包里掏出那本边缘卷曲的笔记本，翻到画着太阳系模拟图的那页。

“我的程序...”他指着被修改过的代码，“木星轨道突然变成了椭圆，而我没写这段算法。”

念弦凑近看时，发梢掠过纸面。程思思闻到了淡淡的薄荷香——可能是洗发水的味道，也可能是她身上那种与生俱来的清冷气息。

“有意思。”她指着一段代码，“这里的时间变量被放大了十倍。”

两人都没注意到，窗外的天色正在变暗。不是乌云密布的那种暗，而像是有人给整个天空蒙上了一层茶色滤镜。

第二天清晨，程思思在校门口遇到了更奇怪的事。公告栏前围着一群人，他挤进去一看——月考排行榜上的名字全部变成了乱码，只有分数还清晰可见。698分的那栏后面，本该是“念弦”的地方，现在是一串像甲骨文的符号。

“系统故障吧。”身后有人说。程思思回头，看见一个戴黑框眼镜的男生，胸牌上写着“小刘”。

“昨天物理实验室的电脑也这样。”小刘推了推眼镜，“念弦说可能是太阳黑子活动异常导致的电磁干扰。”

程思思心头一跳。他昨晚查过资料，近期太阳活动确实异常平静——平静得不像话，就像暴风雨前的宁静。

午休时，程思思鬼使神差地又去了音乐教室。推开门时，他愣住了——念弦已经在里面，而且不是一个人。她身边站着小刘，还有一个男生正在黑板上写公式。程思思认出他是化学实验能手项楠。

“来得正好。”念弦像早就知道他会来，“我们在讨论最近的异常现象。”

小刘调试着一个手工制作的电磁场检测仪：“从上周开始，地球磁场强度波动超过正常值三倍。”

项楠从实验服口袋里掏出一支试管：“更奇怪的是这个。普通蒸馏水，但它的沸点变成了 103 度。”

程思思站在门口，感到一阵奇异的归属感。这些人，这些学校里的“怪胎”，似乎都注意到了世界正在发生的微妙变化。

“我有个想法。”他说，声音比自己预想的要坚定，“也许我们应该记录这些异常。”

念弦点点头，从书包里拿出一个崭新的笔记本。封面上已经写好了标题：《异常事件记录簿》。

“第一页留给你。”她把本子递给程思思，“写下你发现的所有不对劲的事。”

程思思接过本子时，他们的手指短暂相触。念弦的指尖冰凉，像冬夜里的星星。窗外，天空呈现出一种病态的橘红色，但教室里没有人抬头去看。

那天晚上，程思思熬夜整理笔记。他把所有异常现象列成表格：钢琴自动发声、程序自行修改、名字变成乱码、水质变化... 最后一条他犹豫了很久才写上：太阳黑子活动异常减少，但地表紫外线指数上升。

合上笔记本时，书桌上的水杯突然震动起来，水面形成细密的波纹。程思思盯着杯子看了足足十秒，直到震动停止。他翻开笔记本新的一页，颤抖着写下：

“4月2日 21:17，不明原因的地面震动，持续时间8秒，无地震报告。”

第二天上学路上，程思思注意到行道树的影子方向不对。太阳明明在东南方，影子却指向正西。他停下脚步，掏出手机想查看指南针，却发现指针疯狂旋转。

校门口，念弦和小刘正在争论什么。程思思走近时，听到小刘说：“...绝对不可能是普通的地磁异常！”

“早。”念弦看到程思思，递给他一张纸，“看看这个。”

纸上画着复杂的波形图，程思思认出是某种频谱分析。

“这是学校地下20米处的地震仪记录。”念弦说，“过去48小时，出现了17次规律性震动，每次间隔正好4小时。”

程思思感到一阵寒意爬上脊背：“像心跳一样？”

小刘推了推眼镜：“更像某种...引擎的脉动。”

三人沉默地站在晨光中。远处操场上，几个女生在练习啦啦队动作，笑声像玻璃风铃一样清脆。程思思突然意识到，这可能是他们最后的平静时光。

“我们需要更多人。”他说，“不同领域的人。”

念弦点点头：“我已经联系了英语演讲冠军小贺，他对象小榆的作文可能记录了我们没注意到的细节。”

“还有生物笔记达人穆穆。”小刘补充，“她对环境变化很敏感。”

程思思望向教学楼，阳光透过玻璃窗，在每个教室里投下金色的方格。那些方格里坐着他们未来的队友——虽然现在彼此还不认识，但命运的丝线已经开始编织。

下午的生物课上，老师讲到光合作用时，窗边的盆栽突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长出新叶。全班哗然，只有程思思悄悄在笔记本上记下：“4月3日 14:22，植物异常加速生长。”

放学铃声响起时，整个教学楼突然停电。黑暗中，程思思感到有人塞给他一张纸条。借着应急灯的微光，他看清上面是念弦的字迹：

“今晚8点，音乐教室。带上你的所有记录。事情比我们想象的严重得多。”

走廊里，同学们抱怨着停电带来的不便，没人注意到天空正在变成暗红色。程思思攥紧纸条，他知道，普通的高中生活到此为止了。

走出校门时，他回头望了一眼教学楼。在夕阳诡异的红光中，整栋建筑像一艘即将起航的宇宙飞船，而他们，即将成为这艘船的船员。